

● 书法 · 书法论著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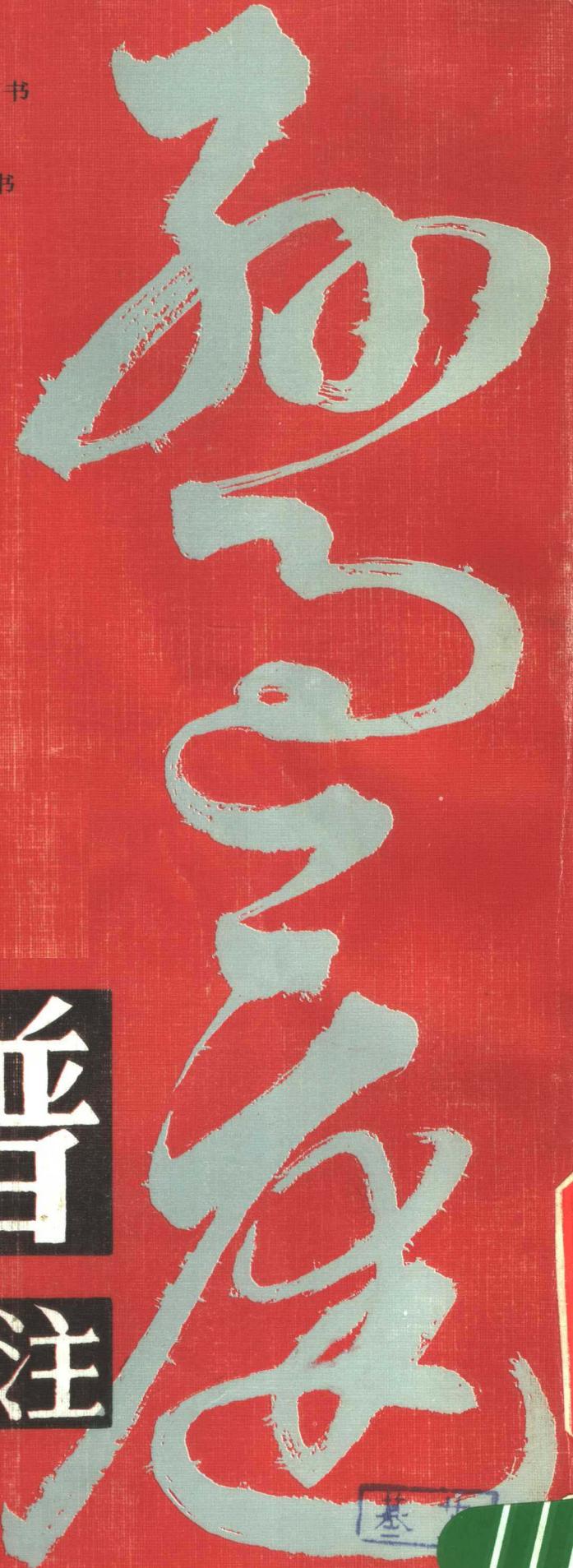
● 唐 · 孙过庭 著并书

● 马永强 注译

● 河南美术出版社

书谱

书谱译注



书谱·书谱译注

马永强

撰文供稿

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十六开本7.25印张

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八三八六·四六三定价：二元七角五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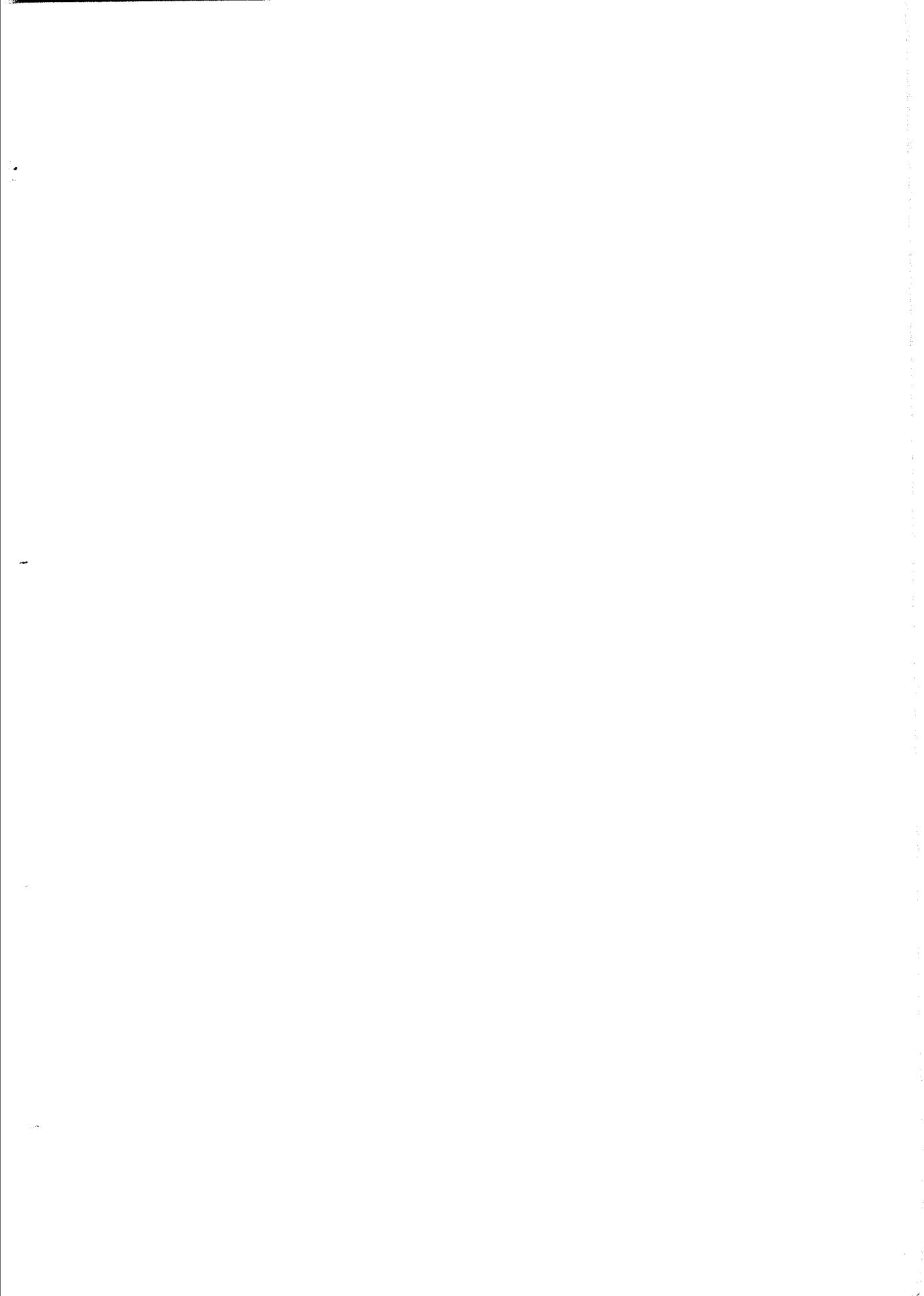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 · 书法论著丛书

唐 · 孙过庭著并书

马永强 注译供稿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書譜 · 書譜譯注



孙过庭 与 《书谱》

书法艺术在我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，它是我国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精神感受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。它的发展与创新，不仅在于历代书家的刻苦临写，而且还在于众多书论家的潜心探求。孙过庭就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书学名家，他所著《书谱》一书，千余年来一直被视为书家必读之作。

孙过庭（约公元六四八——七〇三年），字虔礼（张怀瓘《书断》作孙虔礼，字过庭），陈留（今属河南）人。自署为吴郡，窦臮《述书赋》注为富阳人。官至率录事参军（《述书赋》注为右卫胄曹参军）。唐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。其人博雅有文章，工书，正、行、草诸体咸通，尤以草书擅名。草书法王羲之、王献之，儒拔刚断，尚异为奇，自宋以来皆推为能品。宋代书法家米芾以为「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」。

《书谱》是他于垂拱三年（公元六八七年）撰写的一篇书论著作。分为二卷六篇。对于现存的这篇，历来说法不一，有人题作「书谱卷上」，《宣和书谱》题作《书谱序》。一般多认为其为《书谱》上卷及序。近人朱建平则认为其为《书谱》全部，并将其分为二卷六篇及序。

在这篇书论中，孙过庭详细论述了正、草二体的笔法和章法。在笔法的运用方面，孙过庭要求骨力与遒丽，劲速与淹留，浓与枯等对立方面相济。在书体的风格方面，要求真草兼通。论证了专精与兼通对于书法水平

提高的作用；孙过庭认为书法各体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长，只有集诸体之长通会于一身，方能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。

孙过庭对书法家技巧的发展过程作了总结，提出了平正——险绝——平正之说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法家提高技巧的辩证过程。

孙过庭极其强调书法家自身的修养，强调书法家品性修养对于书法水平的重要性。他认为书法艺术「近取诸身」，所以书法家的性情思想将直接反映到书法中，书法家只有「务修其本」才能写出绝妙的书法。

孙过庭对书法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了探讨，他认为书法家的情感要符合书写内容的特点，同时要运用不同的书体来表现不同的情感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还要加上风神、妍润等审美方面的要求，才能达到书法艺术美的境界，在这里孙过庭第一次较系统地阐述了书法做为艺术品的审美特点，他批驳了那种书法的功用仅仅是记述文辞的偏见，将书法提到了艺术的高度，提到了美学的高度。孙过庭认为书法具有形质美和情性美，可以「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」，因此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。

对于《书谱》墨迹的艺术特色，前人多有评论，在此不再赘述，仅录数条以资赏鉴：张怀瓘《书断》：「过庭博雅有文章。草书宪章二王，工于用笔，雄拔刚断，尚异好奇，凌越险阻，然所谓少用功有天材。」吕总《续书评》：「过庭草书如丹崖绝壑，笔势坚劲。」米芾《书史》：「过

庭草书《书谱》甚有右军法。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，此乃过庭法。凡世称右军书，有此等字，皆孙笔也。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。」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：「《书谱》守法颇严，而苦凋疏，……篇端七八百言，遵规矩而弊于拘束，凋疏为甚；『而东晋士人』以下千余言，渐会佳境；『然消息多方』以下七八百言，乃有思逸神飞之乐，至为合作；『闻夫家有南威』以至篇末，则穷变态，合情调，心手双畅。然手敏有余，心闲不足，赏会既极，略近烂漫。」刘熙载《书概》：「过庭草书，在唐为善宗晋法。其所书《书谱》，用笔破而愈完，纷而愈治，飘逸愈沉着，婀娜愈刚健。」此外，《书谱》叙理详实，抉发精微，妙尽其趣，极富文采，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书论著作，而且也是一篇文辞华美的散文佳篇，千余年来，影响深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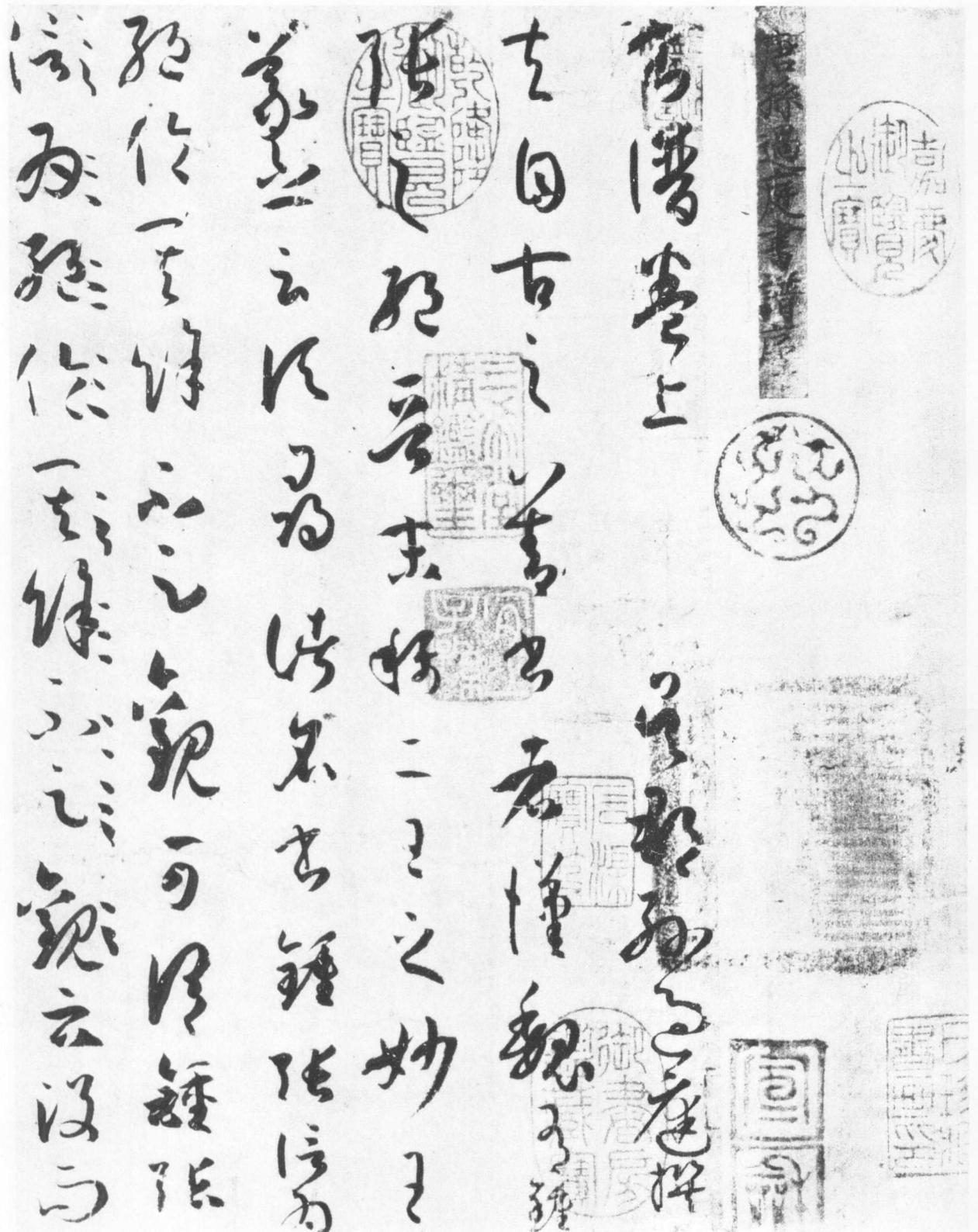
当前，爱好书法者甚多，此书的出版对于书学者有所裨益。个人学识浅陋，其中疏漏之处一定很多，恳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。在注译过程中，由峻、杨慧林二同志曾给以帮助，仅致谢意。

马永强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图

版



1. 夫自古之善书者，汉、魏有钟、张之绝，晋末称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、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可谓钟、张（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）云没，而

義、獻繼之。又云：“吾書比之钟、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，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。考其专擅，虽未果於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；而今古云復之以矣，古之古，亦如之矣。

2. 義、獻繼之。又云：“吾書比之钟、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，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。考其专擅，虽未果於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；而今

之古，以笑而妍。古之笑，以代
興妍。因俗易之，雖亦契之化。
高以訛之，而淳醇一遷矣。笑之三
立，雖輕以革物，物理常然。
古云：「崇时以之同弊，而以文質
彬，然後美子。」何必易雕言於
穴，而反玉輅於椎輪者乎！又云：
「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猶逸少
云子而之之，以及逸少。」

3. 不逮古：“古质而今妍。”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。虽书契之作，适以记言；而淳醇一迁，质文三变，驰骛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何必易雕言於穴处，反玉輅於椎轮者乎！又云：“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

之不及，及魏何以至也。而评曰
王郎如云，亦得一矣。妙矣也。且元
少，亦工於篆隶，尤善英妙。精於
草體，故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：拟草
則餘真，比真則長草，雖專工小劣，而
博涉多優。總其終始，匪无
妙也。世稱丘、謝，為極相之好。
如西世米、蘇，並人後接。終
之無子，而之也。子敬者，當化佳也。

4. 之不及钟、张。”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，而未详其始卒也。且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；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：拟草则馀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。总其终始，匪无乖互。谢安素善尺牍，而轻子敬之书。子敬尝作佳书

必存錄也。敬後答之，甚以為恨。安嘗問敬：卿書何如右軍？」答云：「故當勝。」安云：「物論殊不爾。」子敬又答：「時人那得知！」敬雖權以此辭，折安所鑒，自称勝父，不亦過乎！且立身揚名，事資尊顯。「勝母」之里，曾參不入，以子敬之豪翰，紹右
也。其父之子，猶稱於太

5. 与之，谓必存录，安辄题后答之，甚以为恨。安尝问敬：“卿书何如右军？”答云：“故当胜。”安云：“物论殊不尔。”子敬又答：“时人那得知！”敬虽权以此辞，折安所鉴，自称胜父，不亦过乎！且立身扬名，事资尊显。“胜母”之里，曾参不入，以子敬之豪翰，绍右

軍事れ能ひ粗傳極り
實也まえ三葉乃依
任神仙孔宗家義一弘生
字號矣而情は家之は多
取り數壁あふる卷我ほし
取書乃一主文私為ふと志宗
之を見乃前山も同先生
破也亦乃當五是じるや

6. 军之笔札，虽复粗传楷则，实恐未克箕裘。况乃假托神仙，耻崇家范，以斯成学，熟愈面墙！后羲之往都，临行题壁。子敬密拭除之，辄书易其处，私谓不恶。羲之还见，乃叹曰：“吾去时真大醉也。”敬乃内惭。是知逸少

之比钟、张，则专博斯别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。余志学之年，留心翰墨，味钟、张之
余烈，挹羲、献之前规，极虑专精，时逾二纪，有乖入木之术，无间临池之志。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
奔雷坠石之奇，鸿飞兽骇之资，鸾舞蛇惊之妙。
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7. 之比钟、张，则专博斯别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。余志学之年，留心翰墨，味钟、张之
余烈，挹羲、献之前规，极虑专精，时逾二纪，有乖入木之术，无间临池之志。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
奔雷坠石之奇，鸿飞兽骇之资，鸾舞蛇惊之妙

之然於岸颓峰之势，顿之则山安；
抑槁之形者，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；
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；
轻如蝉翼，重若崩云，或重若崩云，
或轻如蝉翼，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；
或山崩地裂，半以初月之生
至若崩云，索性不呈之，何
惟同自然之妙有，非力运之能成；
斯其一也。凡有以自然之
手双畅，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。

8. 之态，绝岸颓峰之势，临危据槁之形；或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；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；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，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；同自然之妙有，非力运之能成；信可谓智巧兼优，心手双畅；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。

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峰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豪芒。况云积其点画，乃成其字。曾不傍窥尺牍，俯习寸阴；引班超以为辞、援项籍而自满；任笔为体，聚墨成形；心昏拟效之方，手迷挥运之理：求其妍妙，不亦谬哉！然君子立

9. 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峰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豪芒。况云积其点画，乃成其字。曾不傍窥尺牍，俯习寸阴；引班超以为辞、援项籍而自满；任笔为体，聚墨成形；心昏拟效之方，手迷挥运之理：求其妍妙，不亦谬哉！然君子立